

april
on ship
of
fools

四月在 愚人船

曾铮著

ap
or
of

四月在 愚人船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pril
on ship
of
fools

四月在 愚人船

曾铮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月在愚人船 / 曾铮著.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307-20735-6

I. 四…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6871 号

责任编辑: 赵 金 封面设计: pay2play.design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735-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一 愚人船 ...1
- 二 “左拇指”的由来 ...9
- 三 勇士 ...18
- 四 孪生子 ...31
- 五 画师、热气球与麻风病 ...44
- 六 冲突的色彩 ...55
- 七 小丑归来 ...66
- 八 耍蛇人 ...79
- 九 不眠的船肖像 ...94
- 十 雾 ...104

十一 塔塔罗斯的视界 ...117

十二 他们是谁 ...129

十三 另一艘方舟 ...144

十四 发现宝藏 ...158

十五 大学者与幽灵 ...171

十六 灾厄之舞 ...189

十七 凶案 ...202

十八 未知的深渊 ...214

十九 谜底 ...228

二十 永别以后 ...242

一 愚人船

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四月对自己婴孩时代的经历知之甚少。自记事以来，他便没有离开过愚人船。愚人船是他的家，而他对于愚人船的印象，则始终浸渍在疯子制造的喧闹与恶臭里。那时，父亲仍活着，舱室里也尚未住满流浪艺人，四月与其他孩童一道玩耍，从甲板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仰望崖壁上起飞的信天翁，直至它们消失于海天相连的地方。每每回想往事，水鸟洁白的羽翼便会舒展成云，把四月的脑海染成空白，让他重新触及无知的快乐，并再一次确信，那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只要在脑海中回溯时光，四月便总会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新目睹他第一次登上陆地的情景，似乎自那时开始，他才拥有了记忆。

那是一个古老的海滨城镇，一座几近坍塌的码头，那一天，

父亲把他扛在肩上，步下愚人船的舷梯。四月一路笑闹着，听见长堤的木板在父亲的鞋底不住悲鸣，直至父亲走到岸边，把他放下，男孩咯咯的笑声才停了下来。一时间，四月感到眩晕，讶异地蹬了蹬脚下的石板，发现它不会摇晃起伏，反而显出一种陌生的厚实和坚固，就像是一艘沉睡的船悬浮在一片岩石组成的大海中央。不过，四月已来不及惊讶，因为有更多新奇的事物正等待着他。在远处，异国的建筑彼此紧挨着，就像是一座座巨大的舱室，被牢牢固定于地面，呈现出宽敞的舷窗和圆形的舱顶，而在它们之间还有几条狭窄的通道，仿佛干涸多年的航路，只剩下无数平缓的岩石。三角眼的水手长吆喝着，指挥手下把一只只覆盖幕布的铁笼运下船，拖到岸上，沿路向前推行。铁笼颠簸起来，底部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声响，惊扰了笼中的疯子，引起一片变调的咒骂和无法理解的呢喃。听到疯子的叫嚷，镇民从建筑物里探出脑袋，自各处涌来，就像搬迁的白蚁一般规模宏大。四月跟随铁笼的队列，走入人群，却下意识地抓紧了父亲的手。那一刻，男孩仿佛陷进汹涌的巨浪，到处都是人，充斥在他的前后左右，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了这里，淤积在这条狭窄的航路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当地面变得宽阔，人群向四面退开，男孩见到了愚人船的大副，那个被称作红胡子的男人此时已站在场地中央，戴着一顶缀有碧蓝鸟羽的帽子，身穿一件黑边礼服，手上挥舞着一支珊瑚手杖，袖口的扣子闪烁金光。他在众人面前掀开了第一只铁笼的幕布，宣布展览开始。于是，这一天，四月记得，在第一次踏上陆地以后，他也第一次目睹了愚人船的营生。

展出的第一个疯子被称作雀嘴，是在一座荒岛上被找到的。据说，他当时仰躺在沙滩上，身下全是海鸟的羽毛，就像是躺在一张豪华的绒毯中央，身边围拢着无数白鹭、银鸥、海燕、鸬鹚，甚至还有一只喉囊鲜红的军舰鸟，而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还有一艘搁浅许久的商船，船员早已不知所踪，只留下这唯一的幸存者。遗憾的是，他听不懂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因此也没人知道他究竟如何苟活至今，当水手们开始驱赶周围的海鸟，想要把他带到船上，一阵怪异的声响骤然从男子喉中爆发，宛如鸟儿拒绝的悲鸣。自那时起，他便获得了雀嘴的称号，加入了愚人船上众位疯子的行列，因为大家都坚信，他能够与鸟类交谈。现在，身处异国的街巷，被陌生的人群包围，雀嘴双手紧扣铁栏，仰望天空，发出沙哑的鸣唱，很快，栖息在镇上的鸽子便听到了召唤，纷纷飞落到笼边，衔起男子的衣袖，奋力扑扇着翅膀，仿佛要帮助他挣脱地面，连同整个铁笼一起逃向天穹。

这时，一阵野兽的嗥叫突然响起，雀嘴旁边的铁笼发出剧烈的震动，令幕布滑落，也让众人见到了展出的第二个疯子。那家伙筋肉横生，四肢着地，肩头有一块灵猫形状的疤痕，他原本蜷伏在笼中，却嗅到了飞落的鸽子，猛地冲撞着铁枝，似乎要扑向那些肥美的飞禽。他被称作黄毛，也许是因为他有一身棕黄色的毛发，癫狂以后从未修剪。他本是渔民的儿子，为追逐一只逃跑的狐狸而深入森林，再没回到村中。人们找了他许久，最终放弃，他的父母以为他死了，甚至还为他办了葬礼，却在两年后又一次遇到了他。那时他正在邻家的鸡舍里，赤身露体，嘴里叼着一

只老鼠，手脚并用地出逃，却落入了捕兽的陷阱。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唯一清楚的是，从那以后他便再没吐出一句能让人理解的言语，虽然勉强保留了人的形象，心智却彻底变成了野兽，人们望着他蹑足前行的模样，几乎可以在他身后看见一条并不存在的尾巴所投下的修长阴影。于是，在和村人凑出几个铜币以后，那对不幸的父母便为儿子在到访的愚人船上找到了一个新家，黄毛起初并不讨人喜欢，甚至经常因为在笼中留下满是牙印的海鸟残骸而遭受斥责，但没过多久，船员们便对他改变了看法，毕竟老鼠更加令人讨厌，而他所在的舱室则永远见不到老鼠。现在，这只人形的野兽探出因长年抓扒而变得畸形的手掌，仿如一只发现了猎物的大猫嘶吼着，吓走了雀嘴新交的朋友，也把观众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不过，他们都算不上今日的明星，在这次展览上真正掀起无数尖叫的，还是另一个疯子。人们称她为圣母，但她并没有子嗣，她是一个异教徒，据说在大海盗阿兰洗劫南方诸岛之前，她还是某个岛国王子的未婚妻。在那场被炮声中断的婚礼上，她的丈夫被一把飞来的斧子劈开了脑袋，她很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从下水道逃出了燃烧的城堡，但也就此罹患了谵妄症，纵然从未碰过男人，她却总以为自己怀上了小王子，并借此来寄托她复国的美梦。每隔一段时日，这个女人便会陷入狂想，停止月经，腹部隆起，开始呕吐，旁人甚至可以在她胀大的肚皮上见到阵阵痉挛，就如真实的胎动。而她的情绪也会因此高涨，她不住地祈祷，向某个被遗忘于海底的神祇念叨着无人知晓的祷文，希望它能为自己那并

不存在的儿子提供庇佑，直到她的幻想破灭于又一次无果的分娩。现在，圣母仰卧在铁笼中，随着一声兴奋又尖利的哀号，一阵腥臭涌入空中，墨绿色的羊水在她身下扩散，就如一摊滚沸的沼泽，蒸腾起惨白的雾气，最后，当一颗蠕动的肉瘤突然从她两腿间冒出，闯进这个世界，整个天空仿佛都被她仇恨的血液浸染。她喘息着，幸福地笑了，将肉瘤捧在怀中，似乎仍未能意识到自己努力的徒劳，一条畸变的脐带将她和她的“儿子”紧紧相连，就像是一条无法挣脱的锁链，维系着她永无止境的狂想……

在这场疯癫的分娩之中，人们的情绪迅速达致高潮，其热烈程度几乎令红胡子大副都陷入了窘境，因为他还有好几个疯人等着展出，其中包括一位将硫黄和蜡块视作佳肴的少女，还有一位喜欢在自己胡子上纵火的鳏夫。这些人都已经没有出场的必要，单凭圣母那精彩绝伦的“演出”，镇民们投来的钱币已经在布袋里堆叠起来，从最初稀落的轻响变成了沉甸甸的金属嗡鸣。

四月牵着父亲的手，望着骚动的镇民，在这些人观赏疯子的同时，男孩也观察着这些人。他们大都包裹着厚重的头巾，脚踏尖头靴，或赤裸着上身，或穿着白净的圆领上衣，其中还有几个女子，把半截鼻子隐藏在面纱下，围着饰有刺绣和绲边的披肩，长得几乎碰到地面。这些人两眼放光，就像是遭遇了世间的奇珍，有的忍不住惊叫，有的轻掩住嘴巴，一边彼此谈笑，一边对着铁笼指指点点，神情里既有厌恶，又有怜悯，像是马上就要转身离开，却又无法拒绝这种新鲜的刺激，包藏着饱受无聊折磨的好事和残忍。对于船上疯子的所为，四月早已有过接触，因此也没有多

少兴趣，但对于眼前的人群，他却感觉到陌生，嗅到了敌意，甚至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男孩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曾梦想拥有自己的铁笼，甚至对笼中的住民羡慕不已，而这种幼稚可笑的情感全在此刻消散殆尽，他发现自己并不愿意成为任人观赏的珍奇。四月用力抓紧父亲的手，朝他高大的身躯靠拢过去，他向父亲道出了自己的疑问，因为他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向红胡子付钱，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眼前的一切都饱含鄙视，却又显得乐此不疲。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向他们展出疯子。”

“疯子？什么是疯子？”

“雀嘴、黄毛、圣母……他们都是疯子。”

“那这些人呢？他们难道不是疯子吗？”

“不，他们不是疯子，他们只是爱看疯子罢了。”

“是吗，但我怎么觉得，他们其实不喜欢雀嘴和黄毛……”

“没错，因为他们是正常人，正常人不喜欢疯子，却爱看疯子，尤其是笼子里的疯子。”

“正常人？他们是正常人？爸爸，我讨厌正常人！”

“噢，我的孩子，你可不能讨厌正常人。”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他们才是大多数，因为他们占据了这个世界，你可以躲开疯子，却永远无法躲开正常人，你若讨厌他们，你可能就不得不讨厌这个世界了。”

那天，在这座海滨城镇，愚人船的疯人展览大获成功。当水

手们结束了营业，把疯子重新运回到船上，与那些刺耳的铁笼一起上船的还有大量新购入的面包、水果、蔬菜、奶酪、腌肉，以及好几桶啤酒，甚至是两只还能下蛋的母鸡。喜爱武器的水手长趁此机会丰富了自己的收藏，从当地的古董店里买回了一把新月形的弯刀，而好打扮的大副则为自己引以为豪的红胡子补充了好几盒胡须蜡。除此以外，在收下了镇民们筹集的另一笔钱后，大家又在舱室里腾出了一个位置，让另一位新人登上了愚人船。

四月从远处望着那个刚刚加入的疯子，发现他戴着一副滑稽的眼镜，镜片浑浊，神情忧郁，总是睁大了眼睛，像是在盯着什么地方，却又仿佛失去了焦点，让人猜不透他正盯着哪里。这个人身后拖着一个大得可怕的麻布口袋，鼓鼓囊囊的，散发着霉味和各种奇异的声音，除此以外，他便和镇上的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即便如此，镇民们还是用轻蔑的语调把他称作大学者，十分乐得见他离去。当时的四月还不会想到，恰是这位大学者，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自己的导师，接替他死去的监护人，教会他认字，并使他失去了名为无知的幸福，触到了人类的痛苦。

那一夜，愚人船上一片欢声，四月和其他人一道啃着新鲜的苹果，嚼着松软的面包，喝着清澈透明不带一点异味的水，感到无比快乐。然而，等到这场宴会结束，人们从餐桌边起身，开始走向各自的舱室，四月忽然一个踉跄，发现地面竟不知从何时起变得那么起伏不定。他扶着墙，有些讶异地望着自己的脚尖，灯火在他的头顶摇曳，就着从舷窗外传来的阵阵海浪声，把他的影子变成一团晃动的黑色雾霭。猛然间，四月感到腹部一阵抽搐，酸

涩的胃液倒流上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便哇的一声，把刚吃下肚的佳肴呕了出来。

“这孩子晕船了。”隔着厚厚的镜片，刚加入的大学者抬起眼睛。

没有人理会他，因为从没有人见过四月晕船，而长年航行的他们也并不相信这孩子竟会无来由地染上了这种娇贵的毛病。然而，当四月的父亲把他带到船医跟前，船医只看了一眼，便用不容置疑的声音道出了与大学者完全相同的结论。这消息很快传遍了甲板，一时间，人们面面相觑，都感到离奇。忽然，三角眼的水手长大笑起来，而他手下的水手也跟着笑了。

“不愧是勇士的儿子，跟咱们可不一样，以后一定大有出息！”

“嘘，小心，可别让勇士听到了。”

笑声再起，掩盖了话语，无论这些人有几分认真，几分戏谑，他们都避开了四月父亲的目光，没敢当着他的面继续这个话题。

在吞下一勺由洋金花、薄荷与天仙子研磨而成的粉末以后，四月躺倒在吊床里。晕眩尚未完全退去，男孩感到既羞耻又不安，踏上陆地的经历仿佛是一个诅咒，成为他这一生记忆的起点，也开启了所有他将会遭遇的光怪陆离的不幸。他闭上眼睛，回想着厚实又稳固的大地，听见海风钻进窗子的缝隙，在耳边发出低语。他第一次意识到大多数人类都不会在船上安家，也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属于这里。他有些担心，担心自己将不再能忍受船舱里的气味，担心自己将不再能习惯摇晃的甲板，担心自己将不再是愚人船的一员，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会晕船的，令他讨厌的，

被称作“正常人”的东西……

二 “左拇指”的由来

四月不幸获得“左拇指”绰号的那一天，也是愚人船遭遇海盗的日子。

袭击他们的海盗头子被称作铁骨，是一个指挥着皇家三桅大帆船，拥有红铜色皮肤，身高将近八尺的彪形大汉。早在加入阿兰的舰队以前，铁骨便已经远近闻名，正是他在红树湾击沉了来自东方的宝船，使帝国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那个时候，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生涯中的第一桩伟业，在比武大会上徒手拧断了对手的喉咙，并因此接替了死者，被任命为帝国海军的上校。而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率领一艘军舰，到边境去迎接一位前来与皇室联姻的东方公主，并护送随她一同抵达的使节团。虽然从未有历史学家真正关注过铁骨本人在红树湾事件前后的心理变化，但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只能算是一名受害者，因为在见到公主以前，这个出身低贱的大汉就从未怀疑过自己对帝国的忠诚，也并不理解一个女人能如何改变两个国家的命运。然而，当那尤物映入他的视野，当那异域的丝衣和绸裙于海风中曼舞飘扬，他仿佛在墨色的大海上目睹了一团深红的火焰，那火焰倒映在水中，燎烧着，灼痛了他的胸膛，点燃了他的贪婪和野心，也摧垮了他曾经

笃信的一切。他要获得那个女人，那便是他头脑里唯一的声音。他们很快就偏离了航线，驶进了罕有人迹的红树湾，当他的战舰开始向公主的宝船靠拢，使节们也终于觉察到了危险。宝船仓皇转舵，试图逃脱，就在这时，一声炮响撕裂了天空，那是红树湾上唯一的一声炮响，却也令这场冲突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也许，铁骨只想借炮声威慑对方，也许，他只想用炮击将宝船逼停，也许，那只是某个炮手的独断妄为，但那颗炮弹还是在左舷上破开一个大洞，令海水疯狂涌入，顷刻便将公主连同她的宝船一道拖入了海底。弃船的使节和漂浮的碎木仍在旋涡中翻滚，骚动的泡沫颜色惨白，冒出死亡的腥臭，铁骨颓然望着海面，似乎突然从一场梦中惊醒，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那艘宝船为什么沉得这么快，竟像是一块铅。但这个谜团很快便被解开，当人们打捞起尚未沉没的木匣和宝箱，在内里发现了纯金制成的玫瑰，还有镂刻着飞鸟和游鱼的梳子与胸针，正午的太阳也恰好从云朵的间隙里投落阳光，在宝船葬身的海床上反照出晃眼的金色光芒——就在刚才，铁骨把公主连同她的嫁妆一起沉入大海，让价值连城的黄金铺满海床，变成他爱人的陪葬。肇事的三桅大帆船很快便逃离了现场，自那天起，铁骨变成海盗，而帝国东部也陷入无休止的战火，至于红树湾，则成了一段传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赌徒和冒险者，也让无数潜水高手溺毙于那片希望的海床……

现在，十年过去了，铁骨依然穿着军装，连肩章和绶带都佩戴齐全。他站在三桅大帆船的船头，望着远处那艘毫无防备的陌生航船，用帝国将官的口吻向炮手发出命令，紧接着，一声巨响击

碎了平静的海面。这一炮与其说有什么实际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奇怪的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铁骨从来只打接舷战，但他每次出击前还是会先开一炮，而且也仅开一炮，仿佛要宣告目标已在劫难逃，更要用这种方式让红树湾的往事不断重演，直至他把過去的失败也扭转成胜利。正是这一炮，从侧面击中了愚人船的船首像，把那只可笑的青铜小丑炸得粉碎。金属和木块的碎片四处飞溅，使疯人开始狂啸，也令孩子们目睹了一幕骇人的景象，发出了无措的惊呼。

那个时候，四月正与伙伴在甲板上玩一个愚蠢的游戏，那是一个叫龇牙的孩子刚从他的三角眼父亲那里学来的，他们把左手放在木桶上，手掌朝下，张开五指，右手各抓一把小刀，等裁判一发令，他们便开始用小刀顺次戳向自己手指间的缝隙，从大拇指左侧开始，直到小指右侧，而后再返回原处，谁能最快完成而又不伤到自己，谁就是胜者。四月本不想参与，却经不住龇牙没完没了的挑衅，自从晕船的糗事在船上传开，他便一下子成了伙伴们嘲笑的焦点，而孩子大都不懂得节制或掩饰，所以在面对弱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比成年人还要露骨的残忍。于是，为了摆脱自己的羸弱形象，使自己不被进一步孤立，四月也不得不鼓起勇气，加入到这场危险的游戏之中。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四月虽然笨拙，却十分小心，而大部分孩子都太过求快，只想要赢得第一，其中一个叫黑眼眶的男孩，是个左撇子，从未试过右手拿刀，刚戳到第三下便割伤了自己，而那个被称作牛蛙的胖小子则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手指太粗的不利事实，纵然侥幸躲过了前几下，却还是

在最后一刻擦破了皮……所以，当愚人船被铁骨的炮弹击中，仍在比赛的就只剩下四月、龅牙，以及一个叫墨鱼的男孩。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次可怕的炮击，巨响几乎震裂了鼓膜，霹雳般刺入身体，差点就使心脏蹦出胸腔，与之一同到来的是猛烈的冲击，一下子掀翻了木桶，令甲板骤然倾侧，也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之后发生的事情没人能够理清，混乱中，不知是谁撞了一下四月的手肘，让他右手的小刀直直地朝着左手挥落下去。男孩爆发出惨叫，龅牙和墨鱼都看到了半截仍在空中飞旋的拇指，还有它一路溅落的血滴，他们望着它和各种不知名的残骸一道飞出船舷，就像是望着一颗鲜红的彗星。

杀声四起，淹没了四月的号哭，很显然，愚人船的乘客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三桅大帆船迅速逼近，朝猎物投射出无数带铁钩的缆索，牢牢扣住了愚人船的侧舷，令它再也无法逃离。当缆索收紧，另一次碰撞撼动了那个只属于疯子的世界，三角眼的水手长还没来得及站稳身子，便看见铁骨已经跃过船舷，手持巨斧，率领着百名海盗登上了他的甲板。那一刻，对于即将发生的单方面屠杀，几乎无人抱有怀疑，笼中的疯子纷纷骚动起来，发出惊惶的呼叫，就连假孕的圣母也中断了狂想，以近乎绝望的目光盯着那群来自海上的凶徒，仿佛突然回到了那场染血的婚礼，想起了她的王子丈夫。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在不久以后成了另一段被吟游诗人诵唱的传奇。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就在这场接舷战爆发之前，女巫青舌竟突然离开了她的舱室，登上了